

# 《小说旁证》十题

孙楷第

## 序

余于1929——30年间，奉北平图书馆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命，编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，白日在孔德中学图书馆看通俗小说，晚在中南海寓，阅四部群书自娱，发觉群书中故事多有为短篇白话小说所本者，颇自矜喜。自是六七年间，留意搜讨。所得群书故事与短篇白话小说故事相同或类似者，近百余篇。乃以己意编次为七卷，名其书曰：《小说旁证》。其首卷与序，曾载1935年北平图书馆馆刊。是为余之《小说旁证》初稿。其论短篇白话小说之文，如1931年所作《三言二拍源流考》、《重印今古奇观序》所举短篇白话小说出处各数十条。然所举出处，其故事本文皆见七卷本《小说旁证》，无出七卷本《小说旁证》之外者。1937年至1945年，余在北平，家居多暇，继续为《小说旁证》搜讨工作。八九年间，所得益繁，视初稿增加一倍。然历时既久，所抄有排比失次、前后重复者；有抄而未校，未加标点符号

者，亟须整理。以多病因循未果。1955年赴大连疗养。回北京后，精神转佳，始取《小说旁证》稿整理之，分期登1961——62年《文学评论》。已而文化大革命运动起，余之整理工作不得不中止。以华主席为首之党中央，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拨乱反正，百废俱兴。科学研究，旧为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摈除，至是复盛。期刊之被迫停止者恢复，新编者因时势需要亦络绎不绝。1979年秋，北京图书馆新编《文献》丛刊，编辑劝余将部分《小说旁证》稿登《文献》丛刊，余重违其意，乃取《旁证》稿稍稍点订之，得十篇，姑以此塞责，并求正于世之研究短篇白话小说者。其余诸篇，倘精神不甚衰，仍愿自整理之。

一九七九年秋十月

## 雪川萧琛贬霸王(《欽枕集》下)

〔《宋书》卷五十四孔季恭传〕孔靖，字季恭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名与高祖(宋武帝刘裕)祖讳同，故称字。高祖东征孙恩，屡至会稽，季恭曲意礼接。及定桓玄，以季恭为内史，寻除侍中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先是吴兴频丧太守。云：项羽神为“卞山王”，(卞弁音同字通)居郡听事，二千石至，常避之。季恭居听事，竟无(卞山即弁山。)害也。(《南史》卷二十七) 孔靖传同。

按：靖为吴兴太守在晋安帝时，卒于宋武帝永初三年。话本谓靖以梁武帝天监十年为吴兴太守，又云靖为楚霸王神所杀。皆误。

〔《南史》卷十八萧琛传<sup>（附祖恩话传）</sup>〕琛字彦瑜，起家齐太学博士。天监九年，累迁江夏太守，后为吴兴太守。郡有项羽庙，土人名“愤王”，甚有灵验，遂于郡听事安林幕为神坐，公私请祷。前后二千石，皆于听拜祠，以輶下牛充祭，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著履登听事，闻室中有叱声。琛历色曰：“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，死据此听事，何也！”因迁之于庙，又禁杀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

（《梁书》卷二十六萧琛传亦载）  
（霸王神异事而稍略。）

〔《南史》卷五十一萧猷传<sup>（附父梁长沙宣武王懿传）</sup>〕猷封临汝侯，为吴兴郡守。性倜傥，与楚王庙神交，饮至一斛。每酹祀，尽欢极醉，神影亦有酒色，所祷必从。后为益州刺史，侍中，中护军。时江阳人齐苟儿反，众十万，攻州城。猷兵粮俱尽，人有异心。乃遥祷请救。是日，有田老逢一骑浴铁从东方来，问去城几里。曰：“百四十”。时日已晡。骑举稍曰：“后人来，可令之疾马，欲及日破贼”。俄有数百骑如风，一骑过，请饮。田老问为谁，曰：“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”。当此时，庙中请祈无验。十余日，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，如汗者。是月，猷大破苟儿，猷在州颇僭滥。武帝末知之，以此为愆。还都卒，谥曰“灵”，以与神交也。

按：猷乃梁武帝兄懿之子。话本谓猷乃齐太祖萧道成御弟，误。吴兴楚霸王庙神异事南朝盛传。《南史》萧惠明传云：泰始（宋明帝年号）初为吴兴太守：郡界有下山，山下有项羽庙，相承云：羽多居郡听事，前后太守不敢上。惠明谓纲纪曰：“孔季恭尝为此郡，未闻有灾”。遂盛设筵榻接宾。数日，见一人长丈余，张弓挟矢向惠明，既而不见。因发背旬日而卒。此一事也。萧惠休传云：永元（齐东昏侯年号）元年，从吴兴太守

征为尚书右仆射。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，人云惠休事神谨，故得美迁。（《南史》卷十八，惠休与兄惠明并附父思话传）此又一事也。此二事话本不采。

钱塘梦（明刊李卓吾评本《西厢记》卷首、○○醉翁谈）  
录小说开辟篇有《钱塘佳梦》不知即此本否。）

〔宋何遵《春渚纪闻》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条〕司马才仲初在洛下，昼寝，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：“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。纱窗几阵黄梅雨。”才仲爱其词，因询曲名，云是《黄金缕》。且曰“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。”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，遂为钱塘幕官。其廨舍后，唐苏小墓在焉。时秦少章为钱塘尉，为续其词后云：“斜插犀梳云半吐，檀板轻笼唱彻黄金缕。梦断彩云无觅处。夜凉明月生春渚。”不逾年而才仲得疾，所乘画水輿舟舫泊河塘。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，即前声喏，继而火起舟尾，忙走报。家已恸哭矣。

按：元白仁甫有《苏小小月夜钱塘梦》剧演此事，见录鬼簿，剧今佚。

宋马永卿《懒真子录》卷一：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，然只一妃耳。土人云：冯瀛王之女也。夏县司马才仲戏题诗曰：“身既事十主，女亦妃九龙。”过客读之，无一笑。才仲，名棫，兄（？）才叔名樵皆温公之侄孙，豪杰之士，咸未四十而卒，文季（名外）每言及之，必惨然也。

## 穷马周遭际卖餠媪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五）

〔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二四卖餠媪条引唐吕道生《定命录》〕唐马周字宾王，少孤贫，明诗传，落魄不事产业，不为州里所重。补博州助教，日饮酒。刺史达奚恕（原误怒今据两唐书本传改。）屡加咎责。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。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，又遇责辱。西至新丰宿。旅次，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，而不顾周。周遂命酒一斗（两唐书俱作命酒一斗八升按斗字俗书作斗。）独酌。所饮余者，便脱靴洗足。主人窃奇之。

因至京，停于卖餠（《集韵，二灰韵》餠，丸饼也。）媪肆。数日，祈觅一馆客处，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媪之初卖餠也，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。皆窃云：“此妇人大贵，何以在此？”马公寻取为妻。后有诏：文武五品官已上，各上封事。周陈便宜二十余事（二十余事原误作二十余条事，今据两唐书改。）遣何奏之。乃请置街鼓，及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，并城门左右出入事，皆合旨。太宗怪而问何所见。何对曰：“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。”召见与语，命直门下省。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，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。以常何举得其人，赐帛百匹。

（《旧唐书》作三百匹。）周后转给事中，中书舍人。（两唐书俱作拜给事中，唐书中书舍人。）有机辩，能敷奏，深识事端，动无不中。岑文本见之曰：“吾见马君，令人忘倦。然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然恐不能久耳。数年内，官至宰相。其媪亦为夫人。后为吏部尚书。病消渴，弥年不廖。年四十八而卒，追赠右仆射高唐公。”

《定命录》此条文多同旧唐书。旧唐书出《唐国史》。

“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”唐史语也。《谈本·太平广记》改“恕”为“怒”，以怒字属下读，遂失人名。冯梦龙所读《广

记》，亦是误本，故云“博州刺史姓达名奚。不知“达奚”乃鲜卑姓也。

## 吴保安弃家赎友（《古今小说》卷八）

〔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六六义气类吴保安条引《牛肃记闻》〕吴保安，字永固，河北人，任遂州方义尉。（新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遂州有方义县，遂州治此）其乡人郭仲翔，即元振从侄也。仲翔有才学，元振将成其名宦，会南蛮作乱，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。蒙临行辞元振。元振乃见仲翔。谓蒙曰：“弟之孤子，未有名宦，子姑将行。如破贼立功，某在政事，当接引之，俾其糜薄俸也。”蒙诺之。仲翔颇有干用，乃以为判官，委之军事。至蜀，保安寓书于仲翔曰：“幸共乡里，籍甚风猷。虽旷不展拜，而心常慕仰。吾子国相猷子，幕府硕才，果以良能而受委寄。李将军秉文兼武，受命专征，亲统大兵，将平小寇。以将军英勇，兼足下才能，师之克殄，功在旦夕。保安幼而嗜学，长而专经。才乏兼人，官从一尉。僻在剑外，地迹蛮陬。乡国数千，关河阻隔。况此官已满，后任难期。以保安之不才，厄选曹之格限，更思微禄，岂有望焉！将归老邱园，转死沟壑。侧闻吾子急人之忧，不遗乡曲之情，忽垂特达之眷，使保安得执鞭弭，以奉周旋，录及细微，薄霑功效。承兹凯入，得预末班，是吾子邱山之恩，即保安铭镂之日。非敢望也，愿为图之，唯照其款诚，而宽其造次。专策鸳鸯，以望招携。”仲翔得书，深感之。即言于李将军，召为管记。未至，而蛮贼转逼。李将军至姚州，与战，破之。乘胜深入，蛮覆而败之。李身死军没，仲翔为虏。蛮夷利汉财物，其没落者，皆通音耗，令

其家贖之，人三十匹。保安既至姚州，適值軍沒，遲留未返。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曰：“永固无恙（原注：保安之字。）頃辱書未報，值大軍已發，深入賊庭，果逢撓敗。李公戰沒，吾為囚俘。假息偷生，天涯地角。顧身世已矣，念鄉國甯然。才謝鐘儀，居然受縶，身非箕子，日見為奴。海畔牧羊，有類于蘇武；宮中射雁，寧期于李陵。吾自陷蠻夷，備嘗艱苦，肌膚毀剔，血淚滿地，生人至艱，吾身盡受。以中華世族，為絕域窮囚，日居月諸，暑退寒襲，思老親于舊國，望松楸于先塋，忽忽發狂，腦臆流恸，不知涕之無從。行路見吾，猶為傷感。吾與永固雖未披款，而鄉里先達，風味相親，想睹光儀，不離夢寐。昨蒙枉問，承間便言。李公素知足下才名，則請為管記。大軍去遠，足下來遲，乃足下自后于戎行，非仆遺于多曲也。足下門傳余慶，天祚積善，果事期不入，而身名并全。向若早事麾下，同忝幕府，則絕域之人，與仆何異！吾今在厄，力屈計窮。而蠻俗：沒留許親族往贖。以吾國相之侄不同眾人，仍苦相邀，求絹千匹。此信通聞，仍索百縑。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，宜以時到，得贖吾還，使亡魂復歸，死骨更肉，唯望足下耳。今日之事，請不辭勞苦，吾伯父已去廟堂，難可恣啟；即願足下親脫石父，解夷吾之驕；往贖華元，類宋人之事。濟物之道，古人猶難，以足下道義素高，名節特著，故有斯請而不生疑。若足下不見哀矜，猥同流俗，則仆生為俘囚之豎，死則蠻夷之鬼耳。更何望哉！已矣！吳君！無落無事。”保安得書，甚傷之。時元振已卒，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。乃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，因住隴州，十年不歸，經營財物，前後得絹七百匹，數猶未至。保安素貧窶，妻子猶在遂州，貪贖仲翔，遂與家絕。每于人有得，雖尺布升粟，皆漸而積之。后妻子飢寒，不能自立。其妻乃率弱子，駕一驢，自往瀘南（瀘南縣屬姚州。）求保安所

在。于途中粮尽，犹去姚州数百，其妻计无所出，因哭于路左，哀感行人。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，见保安妻哭，异而访之。妻曰：“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，以友人没蕃，丐而往赎，因住姚州。弃妾母子，十年不通音问，妾今贫苦，往寻保安，粮乏路长，是以悲泣。”安居大奇之，谓曰：“吾前至驿，当候夫人，济其所乏。”既至驿，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，给乘，令进。安居驰至郡，先求保安见之，执其手升堂，谓保安曰：“吾尝读古人书，见古人行事，不谓今日亲睹于公。何分义情深，妻子意浅，捐弃家室，求赎友朋，而至是乎？吾见公妻来，思公道义，乃心勤仁，愿见颜色。吾今初到，无物助公，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，待友人到后，吾方徐为填还。”保安喜，取其绢，令蛮中通信者特（疑当作持）往。向二百日，而仲翔至姚州。形状憔悴，殆非人也。方与保安相识，语相泣也。安居曾事郭尚书，则为仲翔洗沐，赐衣装，引与同坐宴乐之。安居重保安行事，甚宠之。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。仲翔久于蛮中，且知其款曲，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，皆有姿色。既至，因辞安居归北，且以蛮口赠之。安居不受，曰：“吾非市井之人，岂待报耶？钦吴生分义，故因人成事耳。公有老亲在此，且充甘膳之资。”仲翔谢曰：“鄙身得还，公之恩也；微命得全，公之赐也。翔虽瞑目，敢忘大造。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，公今见辞，翔以死请。”安居难违，乃见其小女曰：“公既频繁有言，不敢违公雅意。此女最小，常所钟爱。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。”因辞其九人。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，大获资粮而去。仲翔到家，辞亲凡十五年矣。却至京，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，则迎亲到官。两岁，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。秩满，内忧。葬毕，因行服墓次。乃曰：“吾赖吴公见赎，故能拜职养亲。今亲歿服除，可以行吾志矣。”乃行求保安。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。仲翔遂至蜀访之。保安秩满，不能归，与其

妻皆卒于彼，权窆寺内，仲翔闻之，哭甚哀。因制纛麻，环经，加杖，自蜀郡徒跣，哭不绝声。至彭山，设祭酹毕，乃出其骨，每节皆墨记之，（原注。墨记骨节，书其次第，恐葬殓时有失之也。）盛于练囊，又出其妻骨，亦墨记，贮于竹笼。而徒跣亲负之，徒行数千里，至魏郡。保安有一子，仲翔爱之如弟。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，仍刻石颂美，仲翔亲庐其侧，行服三年。既而为岚州长史，又加朝散大夫，携保安子之官，为娶妻，恩养甚至。仲翔德保安不已，天宝十二年，诣阙让朱绂及官于保安之子以报，时人甚高之。初，仲翔之没也，赐蛮首为奴，其主爱之，饮食与主等。经岁，仲翔思北，因逃归。追而得之，转卖于南洞。洞主严恶，得仲翔，苦役之，鞭笞甚至。仲翔弃而走，又被逐得，更卖南洞中，其洞号“菩萨蛮。”仲翔居（洞）中经岁，困厄，复走，蛮又追而得之，复卖他洞。洞主得仲翔，怒曰：“奴好走，难禁止邪？”乃取两板各长数尺，令仲翔立于板，以钉（按句读有误）其足背钉之，钉达于木。每役使，常带二木行，夜则纳地槛中，亲自锁闭，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。木锁地槛，如此七年。仲翔初不堪其忧，保安之使人往赎也，初得仲翔之首主，展转为取之，故仲翔得归焉。（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一忠义列传中有吴保安）

## 裴晋公义还原配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九）

〔唐王定保《摭言》卷四·节操篇〕裴晋公质状眇小，相不入贵，既屡屈名场，颇亦自惑。会有相者在洛中，大为缙绅所神，公时造之问命。相者曰：“郎君形神稍异于人，不入相书，若不至贵，即当饿死。然今则殊未见贵处，可别日垂访，

勿以蔬粝相鄙，候旬日为郎君细看。”公然之，凡数往矣。无何，阻朝客在彼，因退。游香山佛寺，徘徊廊庑之下。忽有一素衣妇人，致一缁绶（《集韵·齐韵》缁赤色，《说文》缁纁衣也，）于僧伽和尚

（唐释僧伽西域何国人，龙朔初来中国，隶名楚州龙兴寺，后于泗州临淮县掘得齐国香积寺古碑，遂建寺焉。景龙二年，中宗迎入内道场，尊为国师，寻出居荐福寺，四年卒，敕送至临淮起塔供养，其临淮所建寺，中宗赐额曰普光王寺，事见宋高僧传卷十八及《太平广记》卷九十六。）栏楣之上，祈祝良

久，复取笈掷之，叩头瞻拜而去。少顷，度方见其所遗忘。念致彼，既不可追，然料其必再至，因为收取。踌躇至暮，妇人竟不至。度不得已，携之归所止。诘旦，复携至彼，时寺门始辟，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，逡巡抚膺惋欢，若有非横，度从而讯之。妇人曰：“新妇（宋王得且《尘史》卷中，辨误篇：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，卑对尊称其妻，及妇人凡自称者，则亦然，而不学者辄易之曰媳

妇又曰室妇，）阿父无罪被系，昨告人假得玉带二，犀带一，直千除缙，不知何也。

以遗津要，不幸遗失于此。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。”度恍然，复细诘其物色，因而授之。妇人拜泣，请留其一，度不顾而去。寻诣相者，相者审度颜色顿异，大言曰：“此必有阴德及物，此后前途万里，非某所知也”。再三诘之，度偶以此言之。相者曰：“祇此便是阴功矣。他日无相忘。勉旃，勉旃。”度果位极人臣。

#### 《以上入话》

〔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六七引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〕元和中，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，未赴任，遇盗，黻（黻当作黻《集韵·三阳韵》攘古作黻。）剽殆尽，告敕历任文簿，悉无孑遗。遂于近邑求丐故衣，迤迳假贷，却返逆旅。旅舍俯逼裴晋公第。时晋公在假，因微服出游侧近邸，遂至湖纠（录事参军掌勾稽文簿总录众曹之文，以其纲领诸曹故谓之都曹，谓之纪纲从事，亦曰纠曹。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六十唐湖州长城

令崔府君神道碑铭，转常州录事参军，纠察课成。）之店。相揖而坐。与语周旋，问及行止。纠

曰：“某之苦事，人不忍闻。”言发涕零，晋公悯之，细诘其事。对曰：某主（主疑当作住）京数载，授官江湖，遇寇荡尽。“唯残微命，此亦细事尔。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，遭郡牧强以致之，献于上相裴公，位亚国号矣！”裴曰：“子室之姓氏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姓某，字黄娥。”裴时衣紫裤衫，谓之曰：“某即晋公亲校也，试为子侦。”遂问姓名而往。纠复悔之：“此或中令之亲近，入而白之，当致其祸也。”寝不安席，迟明，诣裴之宅侧侦之，则裴已入内。至晚，有赭衣吏诣店，颇匆遽。称：“令公召。”纠闻之，惶惧，仓卒与吏俱往。至第，斯须延入小厅，拜伏流汗，不敢仰视。即延之坐，窃视之，则昨日紫衣押牙也，因首过再三。中令曰：“昨见所话，诚心惻然。今聊以慰其憔悴矣。”即命箱中官诰授之，已再除湖纠矣。喜跃未已，公又曰：“黄娥可于飞之任也。”特令送就其逆旅，行装千贯，与偕赴所任。

[以上正传]

## 张道陵七试赵升（《古今小说》卷十三）

〔晋葛洪《神仙传》卷四（汉魏丛书本）〕张道陵者，沛国人也。本太学书生，博通五经。晚乃叹曰：“此无益于年命。”遂学长生之道，得黄帝九鼎丹法，欲合之用药，皆糜费钱帛。陵家素贫，欲治生，营田牧畜，非己所长，乃不就。闻蜀人多纯厚，易可教化，且多名山，乃与弟子入蜀，住鹤鸣山，著作道书二十四篇。乃精思炼志，忽有天人下，千乘万骑，金车羽盖，驂龙驾虎，不可胜数。或自称柱下史，或称东海小童，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，陵受之，能治病。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，以为师，弟子户至数万，即立祭酒，分领其户，有如官长。并立条制，使

诸弟子随事轮出米、绢、器物、纸、笔、樵薪、什物等。领人修复道路，不修复者，皆使疾病。县有应治桥道，于是百姓斩草除溷，无所不为，皆出其意，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，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。陵又欲以廉耻治人，不喜施刑罚，乃立条制，使有疾病者，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，乃手书投水中，与神明共盟约，不得复犯法，当以身死为约。于是百姓计愈疾病，辄当首过。一则得愈，二使羞惭，又不敢重犯，且畏天地而改，从此之后，所违犯者，皆改为善矣。陵乃多得财物，以市其药合丹，丹成，服半剂，不愿即升天地。乃能分形作数十人。其所居门前水池，陵常乘舟戏其中，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，盖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，共食饮，而真陵故在池中也。其治病事，皆采取玄素，但改易其大，较转其首尾，而大途犹同归也。行气服食，故用仙法，亦无以易。故陵语诸人曰：“尔辈多俗态未除，不能弃世，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，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。”其有九鼎大要，唯付王长，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，当得之。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，具说长短形状。至时，果有赵升者，恰从东方来，生平原相，见其形貌，一如陵所说。陵乃七度试升，皆过，乃受升丹经。七试者：第一试，升到门不为通，使人骂辱四十余日，露宿不去，乃纳之。第二试，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，暮遣美女非常，托言远行过寄宿，与升接床，明日，又称脚痛不去，遂留数日，亦复调戏，升终不失正。第三试，升行道，忽见遗金三十饼，升乃走过不取。第四，令升入山采薪，三虎交前，咬升衣服，唯不伤身，升不恐，颜色不变，谓虎曰：“我道士耳，少年不为非，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，求长生之道，汝何以尔也，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？”须臾，虎乃起去。第五试，升于市买十余匹绢，付直讫，而绢主诬之，云未得，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，殊无恼色。第六试，升守田谷，有一人

往叩头乞食，衣裳破弊，面目尘垢，身体疮脓，臭秽可憎，升怆然为之动容，解衣衣之，以私粮设食，又以私米遗之。第七试，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，下有一桃树，如人臂，旁生石壁，下临不测之渊，桃大有实。陵谓诸弟子曰：“有人能得此桃实，当告以道要。”于时伏而窥之者，三百余人，股战流汗，无敢久临，视之者莫不退却而还。谢不能得。升一人乃曰：“神之所护，何险之有？圣师在此，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。师有教者，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。”乃从上自掷投树上，足不蹉跌，取桃实满怀，而石壁险峻，无所攀缘，不能得返。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，正得二百二颗。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，陵自食，留一以待升。陵乃以手引升，众视之，见陵臂加长三二丈，引升，升忽然来还，乃以向所留桃与之。升食桃毕，陵乃临谷上，戏笑而言曰：“赵升心自正，能投树上，足不蹉跌。吾今欲自试投下，当应得大桃也。”众人皆谏。唯升与王长嘿然。陵遂投空，不落桃上，失陵所在。四方皆仰，上则连天，下则无底，往无道路，莫不惊叹悲涕。唯升长二人，良久乃相谓曰：“师则父也。自投于不测之崖，吾何以自安！”乃俱投身而下，正堕陵前，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，见升长二人笑曰：“吾知汝来。”乃授二人道毕，三日乃还。归谄旧舍，诸弟子惊悲不息。后陵与升、长三人，皆白日冲天而去，众弟子仰视之，久而乃没于云霄也。初，陵入蜀山，合丹半剂，虽未中举，已成地仙，故欲化作七试，以度赵升，乃如其志也。〔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八十六剑南东道阆州苍溪县〕云台山一名天柱山，在县东南三十五里，高四百丈，上方百里，有鱼池，宜五谷，无恶毒，可度灾。周地图云：汉末张道陵在此学道。使弟子赵升投身绝壑以取仙桃。长等七试已讫，九丹遂成，随陵白日升天。

##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二十六）

〔明郎瑛《七脩类稿》卷四十五沈鸟儿条〕天顺间，杭有沈姓者，畜一画眉，善呼能斗。徽客许以十金购之，不与，人莫不知也。一日早，携至西湖，偶尔腹痛，坐卧于堤，不可归。有识人箍桶匠过焉，沈即挽其归以报之家人。至，则沈已无头矣。视之，则箍桶刀杀之，血光显然，遂执桶匠，告于官。桶匠不能受刑，就招云：“得鸟货人，割头弃之湖也”然寻头于湖，久之不能得，狱不成，则官与沈俱悬赏以求。一日，有渔人兄弟持头来受赏，水腐莫辩，因以成狱，而桶匠秋决矣。数年后，有人见画眉笼于苏州，惊疑而问其来历。主人曰：“此笼货杭人某者。”其人报沈家。沈氏子孙又疑而访探某人，某欺罔不服，讼于官，刑至就招。问其头：“置湖畔枯杨腹中。”取之，果在焉。官以此狱既明，渔人之头何来？因捕之，加刑，则曰：“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赏，故割头以献。”三人遂皆弃市。呜呼！一鸟而至人命有五，至今杭人以沈鸟儿为祸根云。

##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二十七）

〔《汉书》卷六十四上朱买臣传〕朱买臣，字翁子，吴人也。家穷，好读书，不治产业。常艾薪樵，卖以给食。担束薪，行且诵书。其妻亦负载相随，数止买臣勿歌呕道中。买臣愈益疾歌。妻羞之，求去。买臣笑曰：“我年五十当富贵，今已四十余矣，汝苦日久，待我富贵报汝功。”妻恚怒曰：“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，何能富贵。”买臣不能留，即听去。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，负薪墓间，故妻与夫家俱上冢，见买臣饥寒，呼饭饭之。后数岁，买臣

随上计吏为卒，将重车，至长安。诣阙上书，书久不报，待诏公车。会邑子严助贵幸，荐买臣。召见说《春秋》言《楚词》。帝甚悦之，拜买臣为中大夫，与严助俱侍中，后买臣坐事免。久之，召待诏。是时，东越数反复，上拜买臣会稽太守。会稽闻太守且至，发民除道，县吏并远迎。车百余乘，入吴界，见其故妻，妻夫治道。买臣驻车，呼令后车载其夫妻。到太守舍，置园中，给食之。居一月，妻自经死，买臣乞其夫钱令葬。

〔以上入话〕

〔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十三〕宋时，杭丐者之长曰“团头”，虽富，而丐者之名不除。有一“团头。”家富而女甚美，且能诗，心欲嫁士人，人无与为婚者。有士新补太学生，贫甚，无所避。（此下疑有脱文。）又得妻之资，罗书而读，遂登第，授无为军司户。将妻赴官，常不满于老丐者。一夕，泊舟荒江，其妻已寝，户（户当作司户下同。）强之至马门观月，推坠水中，徐呼梢人：“此地荒，迥非泊舟处。”移泊十里外。有许某者，为淮西漕，泊舟司户弃妻处。见岸上有妇人哭者，乃户妻也。说：“坠水时，若有物托吾足者，故得上岸。”许亟呼之下船，俾换乾衣，曰：“汝为吾女。”戒左右勿得言。至官。（宋淮南西路转运使南渡后由庐州移治舒州，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。）一日，谓僚属曰：“吾有女，笄，不欲与凡子，欲得一美士赘于家。”众以司户荐。许曰：“此子亦吾选中。但其少年入太学登第，未必肯呼我丈人。”众曰：“彼寒士，得公收之，如天之福也。”许曰：“诸君自以意为司户言之，勿使知出吾意，”众与之言，户欣然听命。入许门，乃故妻也。即唾夫之面，且批其颈，（颈疑当作颊。）户惊惶无措，许劝止之。三日后，置酒谓户曰：“吾婿常恨岳翁卑贱，今我备员如何？”户俯首不能答。许待户如真婿也。女

亦尽孝，许死，制重服以报焉。

〔《情史》卷二绍兴士人〕绍兴间，有士人贫不能婚，赘入团头家为婿。团头者，丐户之首也，女甚洁雅，夫妇相得。逾数载，士人应试成名，颇以妇翁为耻。既在官淮上，携妻之任，中流与妻玩月，乘间推坠于水，扬帆而去。妻得浮木不死。有淮西转运使船至，闻哭声，哀而救之。叩其故，乃收为己女，戒家人勿洩。比至淮，士人以属官晋谒。运使佯问：“已娶未？”士人答曰：“有妻坠江死，尚未续也。”运使乃命他僚为己女议婚，且云：“必入赘乃可。”士人方慕高阀，惊喜若狂。既成礼，士人欣然入闼。见姬妾辈数十人持细杖从户傍出，乱捶之。士人口称何罪，莫测所以。闻闺中高唤曰：“为我摘薄情郎来。”士人犹不辨其声。及相见，乃故妻也。妻数其过，士人叩首谢罪不已，运使人解之。自是终身敬爱其妇，并团头亦加礼焉。

按：《情史》绍兴士人事，与《志馀》文不同，疑别有所本，而话本两取之。故并录如上。《志馀》转运使姓许，馀无姓名。话本女名金玉奴，士人名莫胥，转运使名许德厚。范文若本话本撰《鸳鸯棒传奇》，则事多增饰，人物姓名，亦尽易之。自序所谓“予《鸳鸯棒传奇》，取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事稍更而为之”者也。

〔以上正传〕

###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三十四）

〔宋刘斧《青琐高议后集》卷九朱蛇记〕大宋李元，字百善，郑州管城人。庆历年，随亲之官钱塘县。下元赴举，泛舟道出吴江，元独步于岸，见一小朱蛇，长不满尺，赭鳞锦腹，铜鬣绀尾，迎日望之，光彩可爱，为牧童所困。元悯之，以百钱售之。

元以衣裹归，沐以兰汤，浣去伤血，夜分，放于茂草中，明日乃去。元明年复之隋渠，东归，再经吴江。元纵步长桥，有一青衣童展谒曰：“朱秀才拜谒。”元睹其刺，称“进士朱浚。”元以其声类，乃冠带出。既揖，乃一少年子弟，风骨清耸，趋进闲雅。曰：“浚受大人旨，召君子闲话，浚之居，长桥尾数百步耳。”元谓浚曰：“素不识君子之父，何相召也？”浚曰：“大人言：与君子之大父有世契。固遣奉召也。大人已年老，久不出入，幸恕坐邀。”意甚勤厚。元拒不获已，乃相从过长桥，已有彩舫舫岸。浚与元同泛舟，柱楫双举，舟去如飞。俄至一山，已有公吏者数十，立俟于岸。元乘肩舆，既至，则朱扉高阙，侍卫甚严，修廊绳直，大殿云齐，紫阁临空，危亭枕水，宝饰虚檐，砌甃寒玉，穿珠落帘，磨壁成牖，虽世之王侯之居莫及也。俄一老人高冠道服，立于殿上，左右侍立皆美妇人。吏曰：“此吾王也。”浚乃引元升殿，元再拜，王亦答拜。既坐，曰：“久绝人事，不得奉谒，坐邀车驾，幸无见疑。因有少恙，即当面闻。前日，小儿间游江岸，不幸为顽童所辱，几死群小之手，赖君子仁义存心，特用百钱救此微命，不然，遂为江壖之土也。”元方记救朱蛇之意。王顾浚曰：“此君乃使子更生者也，汝当百拜。”元起欲答拜。王自起，持元手，曰：“君当坐受其礼。此不足报君之厚赐。”王乃命置酒高会，器皿金玉，水陆交错；后出清歌妙舞之姬，又奏仙韶钧天之乐，俱非世所有。酒数巡，元起曰：“元一介贱士，诚无他能，过荷恩私，不胜厚幸。深恐留滞行舟，切欲速归侍下。”王曰：“君与吾家有厚恩，幸无遽去，以尽款曲。”元曰：“王之居此，愿闻其详。”王曰：“吾乃南海之鳞长，有薄功于世，天帝诏使居此，仍封为安流王。幸而江阔湖深，可以栖居。水甘泉洁，足以养吾老。知君方急利禄，以为亲荣，吾为君得少报厚恩，可乎？”元曰：“两就礼闱，未沾圣

泽。如蒙荫庇，生死为荣。”王曰：“吾有女，年未及笄，欲赠君子为箕帚。纳之，当得其助。”又以白金百斤遗之。王曰：“珠玑之类，非敢惜也，但白金易售耳。”乃别去。既出宫复乘前舟，女奴亦登舟同济。少选至岸，吏赍金至元舟乃去。元细视女奴，精神雅淡，颜色清美。询其年，曰：“十三岁矣。”自言：小字云姐。言笑慧敏，元心宠爱。后三年，诏下当试。云姐曰：“吾为君偷入礼闱，窃所试题目。”元喜。云姐出门，不久复还，探知题目。元乃检阅宿构。来日入试，果所盗之题。元大得意，乃捷。荐名后，省御试，云姐皆然。元乃荣登科第，授润州丹徒簿。云姐或告辞，元泣留之，不可。云姐曰：“某奉王命，安可久留。”元开宴饯之，云姐作诗曰：

六年于此报深恩      水国鱼乡是去程  
莫谓新婚又相别      都将旧爱与新人

时元新娶。元观诗，不胜其悲。云姐泣下，再拜离席，求之不见。元多对所亲言之，今元见存焉。

〔元无名氏《夷坚续志前集》卷二放龙获报条〕李元于吴江岸见小朱蛇，长不满尺，为牧童所困。元以百钱买之，放于茂草中。明年再经长桥，有进士朱浚来谒见，曰：“浚居桥尾数百步耳，大人遣奉召，幸恕坐邀。”同舟至一山，楼殿宝饰，侍卫甚严。俄一人高冠道服，引元坐曰：“小儿不幸，几死顽童之手，赖君子活此微命。”顾浚，令再拜。乃命置酒，水陆交错。曰：“吾乃南海之鳞，有功于世，天帝诏居此，封安流王。吾有小奴，小字云姐，今于赠子。子纳之，当得其助。”元乃别去。后赴礼闱，明日当试，云姐私人窃所试题目出，元乃检阅宿构，入试，大得意，高捷，荐名登科。云姐告辞曰：“奉王命不敢久留。”作诗别曰：“六年于此报深恩，水国鱼乡是去程。莫谓新婚又相别，都将旧爱与新人。”时李元新娶故也。

##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（《古今小说》卷三十九）

〔宋岳珂《程史》卷六汪革谣讖条〕淳熙辛丑，舒之宿松民汪革，以铁冶之众叛，比郡大震，诏发江池大军讨之。既溃，又诏以三百万名捕。其年，革遁入行都。厢吏执之以闻，遂下大理。狱具，梏于市，支党流广南。余尝闻之番禺周国器元鼎曰：“革，字信之，本严遂安人。其兄孚师中，尝登乡书，以财豪乡里。为官，榷坊酤，以捕私酤人民家，格斗杀人，且因以掠斂，黥隶吉阳军。壬午癸未间，张魏公都督江淮。孚逃归，上书自诡，募亡命为前锋，虽弗效，犹以此脱黥籍。归益治貲产，复致千金。革偶阅墙不得志，独荷一伞出。闻淮有耕冶可业，渡江至麻地，家焉。麻地去宿松三十里，有山可薪，革得之，稍招合流徙者，冶炭其中，起铁冶其居旁。又一在荆桥，使里人钱某秉德主焉。钱故吴越之裔也，贫不能家，妻美而艳，革私之。邑有酤坊在仓步白云，革讼而擅其利，岁致官钱不什一。别邑望江有湖，地饶鱼蒲，复佃为永业，凡广袤七十里。民之以渔至者数百户，咸得役使。革在淮，仍以武断称，如居严时，出佩刀剑，盛骑从。环数郡邑官吏有不惬意者，辄文致而讼其罪。或暮夜啸乌合，欧击濒死乃置。于是争敬畏之，愿交驩奉颺旨。革亦能时低昂，折节与游，得其死力，声焰赫然，自侔夷以下不论也。初，江之统帅曰皇甫倜，以宽得众，别聚忠义为一军，多致骁勇。续之者刘光祖，颇矫前所为，奏散遣其众。太湖邑中有洪恭训练，居邑南门仓巷口，旧为军校，先数年已去尺籍，家其间。军士程某，二人素识之，往归焉。恭无以容，又不欲逆其意。革之长子某，好骑射，轻财结客，遂以书荐之往。果喜，留之，一年而尽其技。革貲用

适窘，谢以铁镗五十缗，二人不满，问其所往，曰：“将如太湖。”革因寄书以遗恭。革与恭好，有私干，期以秋。其以便之，弗端，直书纸尾（直读为但，直书纸尾即但书纸尾。）曰：“乃事俟秋凉即得践约。”二人既出，饮它肆酣，相与咨怨，窃发緘窥之而未言，至太湖见恭。恭门有茗坊，延之坐，自入于室取四缗，将遗之。恭有妾曰小姐，躬蚕织劳，以恭之好施也，吝不予缗，屏后有詈言。二人闻之，怒。恭坚持缗出，不肯受，亦不投以书。径归九江，扬言于市，谓：“革有异谋，从我学弓马兵阵。已约恭以秋叛，将连军中为应。我因逃归。”故使逻者闻之，意欲以籍手冀复收。光祖廉得之，恐，捕二人送后司。既无以脱，遂出其书为证，光祖缴上之朝，有诏捕革。郡命宿松尉何姓，忘其名，素畏其豪，弯卒又咸辞不敢前，妄谓拒捕，幸其事之它属以自解。时邑无令，有王某者以簿摄邑事，郡檄簿往说谕。革已闻之。颇为备，饮簿以酒，烹鹅不熟而荐，意绪仓皇，簿觉有异，不敢言而出。行数里，解后（解后即邂逅。）郡遣客将郭择者至。择与汪革交稔，故郡使继簿将命，从以吏卒十余人。簿下马道革语，劝勿往。择不可，曰：“太守以此事属择，令徒还，且得罪。”遂入，革复饮之。时天六月，方暑虐，以酒自己至中不得去。择初谓革无他，既见，乃露刃列两厢，门下憧憧往来，袒裼呼啸，颇惧，直孙辞勺去（直读为但，孙逊字通。），革毕饮，字谓择曰：“希颜吾故人，今事籍籍，革且不知所从，始雀鼠贪生未敢出。有褚卷四百，勺希颜为我展限。”择阳诺，方取褚，捕吏有王立者，亦以革之饷饮也醉，闻其得钱，扣窗呼曰：“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取谋反人，教练乃受钱展限耶？”革长子闻之，跃出，缚择曰：“吾父与尔善，尔乃匿圣旨文书，给吾父死地。”户阖，甲者兴，王立先中二刀，仆，伪死。尽歼捕吏，钩曳出，置墙下。将杀择，探怀中得所藏郡移。择搏颊祈哀曰：“此非他人，

乃何尉所为。苟得尉辨，正死不恨。”革许之，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。炭山皆乡农，不肯从，争迸逸。惟冶下多逋逃群盗，实从之。夜起兵。部分行伍，使其腹心龚四八、董三、董四、钱四二及二子分将之，有众五百余。六日辛亥，迟明，蓐食趋邑。数人者，故军士，若将家子弟，亦有能文者，侠且武，平居以官人称，革皆亲下之。革有三马：号惺惺骝、小骢、騾曰番婆子，骏甚。

（小骢当作小骝《雅尔·释畜》马属：“牝曰騶”郭注：“草马名。”郝氏义疏云：“今东齐人以牡为儿马，牝为騾马，唯牝驴呼为草驴。”余按：今天津以南人，呼牝马为騾马，与东齐人同。）馭曰刘青，骁捷过人。革是日被白锦袍，属囊鞬，腰

剑，总鹅梨旋风髻。道荆桥，秉德之妻闯于垣，（闕字可疑，或者本是闕字，闕窥字通。）

匿弗之见，乃过之。未至县五里，钱四二有异心，因谓革曰：今捕何尉，顾不足多烦兵，君以轻骑入，大队姑屯此可也。”革然其言，以三十骑先入郭门。问尉所在，则前一日以定民讼，舍村寺未归。乃耀武郭中，复南出。刘青方鞞，忽顾革曰：“今虽不得尉，能质其家，尉且立来。”革曰：“良是”。反骑，趋县，尉廨在县治。革将至，有长人，衣白，立门间，高与楼齐，其徒俱见之，人马辟易，亟奔还。则钱四二者，已与其众溃逃略尽，惟龚、董守郭择不去者，尚五六十人。计无所出，乃杀择，而还麻地。其居屋数百间，藏书甚富，谷粟山积，尽火之。幼孙千一，甫十一岁，使乘惺惺骝如无为漕司，分析非敢反，特为尉迫协状。遂杀二马，挈其拿至望江，以五舟分载入天荒湖，泊苇间。与龚董洒涕别去，曰：“各逃而生，毋以为君累也。”其次子有妇张，实太湖河西花香盐贾张四郎之女，有智数，常劝革就逮，弗从。至是，与其子相泣，自湛于湖，时人哀之。王立既不死，负伤而逃归郡。郡闻革起，聚民兵，会巡抚来捕。且驿书上言，诏发两统帅偏裨扑灭，勿使炽。居十日，而兵大合。徒知其在湖，不敢近。视舟有烟火，

且闻伐鼓声。稍久，不出，使闯之，（闯字可疑或本是闕字。）则无人焉。烟乃燠麻屑为，诘曲如印盘，缚羊鼓上，使以蹄击，革盖东矣。革之至江口，劫二客舟，浮家至雁议采石，伪官归峡者，谒征官而去，人莫之疑。舒军既失革，朝廷益虑其北走胡，大设赏购。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，夜使宿弊窞，曰：“吾事明，家可归师中元。”遂入北关，遇城北厢官白某者于涂。白常为同安监官，识革，方骇避。革曰：“闻官捕我急，请以为君得。”束手诣阙，下夫狱。狱吏讯其家所在，备楚毒，卒不言。从狱中上书，言：“臣非反者，蹭蹬至此。盖常投匭，请得以两淮兵恢复中原，不假援助，臣志可见矣。不知讼臣反而捕者为谁，请得以辩。”乃诏九江军送二人，捕洪恭等杂验，皆无反状。书所言秋期乃它事。革亶坐手杀平人，（亶读为但。）论极典。从者末减，二人亦以首事妄言，杖脊，窜千里。方其孙诉漕司时，递押系太湖，荷小校过棠梨

市。（荷小校即荷小枷。明赵弼《效颦集·钟离叟姬传》叙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，云子王雱死后，公尝见雱荷巨校如重囚。《警世通言·拗相公》篇作“王

雱病疽而死，荆公恍恍惚惚，见王雱荷巨枷约重百斤”。宋邵伯温《河南邵氏闻见录》卷十一云：“雱死，荆公哀悼不忘，荆公在钟山，尝恍惚见雱荷铁枷，扭械如

重囚者”可证。）国器常见之。惺惺骝弃野间，为人取去。宿松人复攘

之，以瘖死。革之婿，曰毛翥字时举，第百一居仓步，亦业儒，以不预谋至今存。后其家果得免，依孚而居。后一年，事益弛，乃如宿松，识故业，董四从。有总首詹，怨之，捕送郡。郭择家人逆诸门，搏击之，至郡庭，首不发矣。其捕董时亦赏缗十，郡不复肯畀，薄其罪，尽编管抚州。革未败，天下谣曰：“有个秀才姓汪，骑个驴儿过江，江又过不得，做尽万千趋锵。”（锵，踰之假借字，趋踰，行

动貌，踰亦作踰。）又曰：“往在祁门下乡，行第排来四八。”首尾皆同，

凡十余曲。舞者率侑以鼓吹，莫晓所谓。至是始验。革第十二，

以四合八。其应也，二人初言，盖谓革将自庐起兵如江云。国器又言：“革存时，每酒酣，多好自舞，亦不知兆止其身。”宿松长人，或谓其邑之神，曰福应侯，威灵极著。革时亦欲纵火杀掠，使无所睹，邑几殆。时守安庆者李，岁久，亦不知其为何人也。

## 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作家作品的介绍》问世

李 冰

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资料书，它对马恩列斯著作中论述过的 27 位作家和 25 部作品分别作了介绍。全书分上下两编，上编是作家生平及作品梗概介绍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评论；下编是作品选辑，短篇全文刊载，长编则选录了精采的片断。

此书对学习、欣赏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都有裨益，最近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